

冰心文选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版

全一冊 定價國幣一元八角

編者 唐宗輝

發行者 仿古書店

上海自來火街西高第里一號

版權所有

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貝勒路潤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各大書坊

冰心文選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付印的起緣

這本冰心文選是我歷年積聚起來的一本小冊子，因為我最喜歡他們這班新文學家的作品。或是看雜誌，看報，看書，見了有他的作品，就要將它抄錄下來的。所以積聚到今也就成了一本很厚的抄本了。不過內容恐怕不能成有統系的書本，祇原因是富然是摘錄的緣故了。

本來她的作品，是萬人爭賞的。像『笑』是多麼好的抒情作品；『悟』是多麼好的精小說。——這固然是我的個見罷了，好的當然數不勝數。

周作人先生也曾批評說過，他說：

……彷彿是鴨兒梨的樣子，流麗經脆，在白話的基本上加入古典，有言，歐化種種成分，使引車賣漿之徒的話，進而為一富有表現力的文章……（見紀念志摩）

由此我們更可明瞭他的作品價值了。

自從我積聚了這本書，我的愛好文藝的朋友們都來紛紛相借，祇大約是因為偏僻

的鄉鎮不容易得到的緣故吧！但我還是借給誰呢？還是……。在這難題之下，想起了什印的辦法是盡善盡美的了，一則使大家的渴念，都可解除；二則也可以使和我們一樣的青年稍解讀書的困難。於是就請了仿古書局替我們什印了。

至于這書的序，我當然不敢七扯八拉的來放在上面，使人家憎惡，我只好寫這篇什印的起緣在這卷首。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二月耀如寄自宣城四中

冰心文選目錄

一 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	一
二 『無限之生』的界線……	六
三 夢……	一一
四 國旗……	一四
五 笑……	一七
六 是誰斷送了你……	一九
七 寄小讀者……	二四
八 愛的實現……	二九
九 鳥獸不可與同羣……	三四
十 離家的一年……	三九
十一 寄小讀者……	五八

十二	閒情·····	六四
一三	分·····	六七
一四	寄小讀者·····	八二
一五	寄小讀者·····	九三
一六	別後·····	一〇一
一七	說幾句愛海的孩氣的話·····	一二二
一八	好夢·····	一二六
一九	悟·····	一二九
二〇	信誓·····	一五七
二一	使命·····	一六〇
二二	紀事·····	一六一
二三	惆悵·····	一六三
二四	鄉愁·····	一六五

二五	我再也不能承受這樣的溫存·····	一六八
二六	嚮往·····	一八一
二七	赴敵·····	一七三
二八	繁星(十四首)·····	一八〇
二九	春水(十五首)·····	一八八

慈父興書局

民生路廿八號
丁巳年九月五日

慈水堂文選

一 世界上有的是快樂……光明

『這樣紛亂的國家，這樣黑暗的社會，這樣萎靡的人心，難道青年除了自殺之外，還有別的路可走麼？』凌瑜說這句話的時候，顫動的聲音裏，滿含着抑鬱悲慘的感情。

他的年紀，不過十九歲，是一個很恬淡超脫的青年，自少十分穎悟，最喜歡看內典一類的書，對於世上的一切事物，都看得像行雲流水一般，與自己毫無干涉。但這幾年來，他看着國家大勢，不禁使他常常的想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句話，便暫時的把「獨善其身」的志趣拋棄了，要想做一番事業，拯救這苦惱的衆生。他改了志向以後，便鼓足了熱心勇氣，往前進行。

自從山東問題發生了之後，國內人士，大動義憤，什麼學生聯合會呵，各界聯合會

呵，風起雲湧的發生出來，民氣的發達，似乎有「一日千里」的趨勢。凌瑜更是非常的高興，竭力的想怎樣的喚起國魂，怎樣的抵禦外侮，心力交瘁的奔走運動。他以為像這樣張旺的民氣，中國前途，很可以有點希望了。不想幾個月以後，社會上興奮激烈的熱情，漸漸不知不覺的淡了下去。又因為程德全的愛國運動，不能得十分完滿的結果，受了種種的壓迫以後。都寒了心，慢慢的就渙散了。他看着這種半死不活的現象，着急的了不得，但是這「狂瀾既倒」的人心，是難以勉強挽回的。自己單獨進行呢，可做的事業太多了，不知從何處下手；而且一個人的力量，是不能持久的，是不能得鉅大的效果的；待要不作罷，眼看着國事一天糟過一天，外侮一天逼似一天，實在不能袖手旁觀的！總而言之，他既已投身入了這個旋渦，接觸了這些憤激苦惱的事情，他心中自萬根煩惱絲，無論如何是斬不斷的，決不能再回到從前那種冷靜寂滅的天性了。

他煩悶悲苦，到了極處的時候，忽然起了一個自殺的念頭。他想既是進退無路。活着也無意味，并且反要飽受許多的苦痛，不如一瞑不視，倒覺得乾淨，或者還可以激動別人。他下了決心以後，不到兩個鐘頭，便悄悄的自己一個人，出了學校，逕到

海邊。

這時對着他的，只有蔚藍的海；背着他的，只有青翠的山，他獨自站在礁石上。一陣一陣的浪花，捲到他的脚下，又一陣一陣的退去。三三兩兩的水鳥，掠水翻飛。天邊絳色的晚霞，映着深綠色的海水，極其明媚可愛。水平線邊，島上的燈塔，襯在這霞光水色裏，恍如仙山樓閣一般。這時正是初夏天氣，盪蕩的海風，緩緩吹來，拂在他臉上。他雖然認定了投海自殺的這條路，却因着目前的一幅好景，使死在頃刻的凌瑜，冰冷的心腸裏，又生出一種美感來。他兩手交互着握得很緊，沉寂的眼光裏含着珠淚，呆立了片晌，忽然自己說道：『時候到了，不必留戀了！這千頃的清波，我凌瑜身此中，也算死得其所了，夕陽呵，晚霞呵，我現在和你們告別了！……』

『此情此景如何，空繫愁懷不可，各各把事業做！』這嬌軟悠揚的歌聲，使凌瑜猛然的回過頭來。數步以外，有一個小男孩，和一個小女孩，對坐在沙灘上。年紀都不過有十歲左右，雞絲覆額，眉目如畫。兩個人笑嘻嘻的捧着沙，堆起一座小城，又在城樓上插着一把小國旗。他們一邊玩耍，一邊齊聲的唱歌。凌瑜默默的看着這兩個

孩子，將自己的事都忘却了。過一會兒，聽那小女孩喚道，『小嵐，那厓旁邊有許多
的野花，你去採了來，我們也插在城樓上。』小嵐便轉身向着礁石走來，但是中間却
隔着幾尺闊的水，他走不過去，便站住了，只笑着望着凌瑜。凌瑜笑道，『你要採野
花麼？我替你採，好不好？』說着便採了花，跳到沙灘上，遞給小嵐。小嵐笑着接
了，仰着頭看着凌瑜，表出他的感激。凌瑜覺得他可愛不過，便拉着他的手，一同走
到小城旁邊，一面幫着他們，將野花插上了。小嵐忽然道，『先生，你剛纔站在礁石
上半天作甚麼？是不是……』這時凌瑜猛然又記起方纔的決心來，神經完全的錯亂
了，以下的話，也沒有聽見。住了半天，忽然答道，『我要走一條黑暗悲慘的道路！』他
們聽見了，似乎十分奇怪，睜着漆黑的眼睛，看着凌瑜。凌瑜也不往下說了，只流下
淚來。他們不知所以，都沒有主意，默默的站起來，攜着手就走。凌瑜呆呆的出了半
天的神，忽然驚醒過來，他們已經走出數步以外，還不住的回頭看着。凌瑜微微的笑
着，對他們點頭，他們也笑着說「再見」，便又往前走了幾步。忽然又一同站住了，
回過頭來，喚道，『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樂，請你自己去找罷！不要

走那一條黑暗悲慘的道路。』這銀鐘般清朗的聲音，穿入凌瑜的耳中，心裏忽然的放了一線的光明，長了滿腔的熱氣！看着他們縞白如雪的衣裳，溫柔聖善的笑臉，金赤的夕陽，照在他們頭上，如同天使頂上的圓光，明耀晶明，不可逼視，這時凌瑜幾乎要合掌膜拜。

天使的影子，漸漸的遠了；天色漸漸的黑暗下來，歷歷落落的明星，漸漸的露出雲端。海面上起了涼風，濤聲澎湃，水影深黑。燈塔上的燈光，乍明乍滅。凌瑜呆呆的站在這孤寂海岸上，耳邊還聽見說，『先生，世界上有的是光明，有的是快樂，請你自己去找罷，不要走那黑暗悲慘的道路！』這聲音好似雲端天樂一般，來回唱了幾遍，凌瑜眼前的光暈，忽然漸漸的放大了，一片的光明燦爛，幾乎要衝破夜色。他心中所有的陰翳，都撥散了，却起了一種不可思議、莊嚴華美的感情，一縷縷的流出前海，隨着潮聲，在空中來回的蕩漾。他這時不禁淚流滿面，屈膝跪在沙灘上，抬頭望着滿天的繁星，輕輕的說道，『我知道了，世界上充滿了光和愛，等着青年自己去找，不要走那黑暗悲慘的道路！』

二「無限之生」的界線

我獨坐在樓廊上，凝望着窗內的屋子。淺綠色的牆壁，赭色的地板，幾張椅子和書桌；空沉沉的，被那從綠簾子底下發出來的燈光照着，只覺得淒黯無色。

這屋子，便是宛因和我同住的一間宿舍。課餘之暇，我們永遠是在這屋裏說笑，如今宛因去了，只剩了我一個人了。

她去的那個地方，我不能知道，世人也不能知道，或者她自己也不能知道。然而宛因是死了，我看見她病的，我看見她的軀殼埋在黃土裏的，但是這個軀殼能代表宛因麼？

屋子依舊是空沉的，空氣依舊是煩悶的，燈光也依舊是慘綠的。我只管坐在窗外，也不是悲傷，也不是恐懼；似乎神經麻木了，再也不能邁步進到屋子裏去。

死呵，你是一個破壞者，你是一個大有權威者！世界既然有了生物，爲何又有你來摧殘他們，限制他們？無論是帝王，是英雄，是……一遇見你，便立刻撇下他一切

所有的，屈服在你權威之下。無論是驚才，絕艷，豐功，偉業，與你接觸之後，不過只留下一抔黃土！

我想到這裏，只覺得失望，灰心，到了極處！——這樣的人生，有什麼趣味？雖然抱着極大的願力，又有什麼用處？又有什麼結果？到頭也不過是歸於虛空，不但我是虛空，萬物也是虛空。

深黑的天空裏，只有幾點閃爍的星光，不住的顫動着。樹葉楂楂槭槭的響着。微的一陣槐花香氣，撲到圍邊來。

我抬頭看看天空，數着星辰，竭力的想安慰自己。我想：——何必爲死者難過？何必因爲有『死』就難過？人生世上，勞碌辛苦的，想爲國家，爲社會，謀幸福；似乎是極其壯麗宏大的事業了。然而造物者憑高下視，不過如同一個螞蟻，辛辛苦苦的，替他同伴獻音一位一般。幾點的小雨，一陣的微風，就忽然把他渺小之軀，打死，吹飛。他的工程，就算了結。我們人在這大地上，已經是像小蟻微塵一般，何況在這萬星團簇，縹渺幽深的太空之內，更是連小蟻微塵都不如了！如此看來，……都不過

是曇花泡影，抑制理性，隨着他們走去，就完了！何必……

想到這裏，我的腦子似乎漲大了，身子也似乎起在空中。勉強定了神，往四圍一看：——我依舊坐在闌邊，樓外的景物，也一切如故。原來我還沒有超越到世外去，我苦痛已極，低着頭只有歎息。

一陣衣裳纏綿的聲音，彷彿是從樹杪下來，——接着有微渺的聲音，連連喚道：『冰心，冰心！』我此時昏昏沉沉的，問道：『是誰？是宛因麼？』她說：『是的。』我竭力的抬起頭來，藉着微微的星光，仔細一看，那白衣飄舉，蕩蕩漾漾的，站在我面前的，可不是宛因麼！是她全身上下，顯出一種莊嚴透澈的神情來，又似乎不是從前的宛因了。

我心裏益發的昏沉了，不覺似悲似喜的問道：『宛因，你爲何又來了？你到底是在那裏去了？』她微笑說：『我不過是越過無限之生的界線「就是了。」我說：『你不是……』她搖頭說：『什麼叫做「死」？我同你依舊是一樣的活着，不過你是在界線的這一邊，我是在界線的那一邊，精神上依舊是結合的。不但我和你是結合的，我們和宇

宙間的萬物，也是結合的。」

我聽了她這幾句話，心中模模糊糊的，又像明白，又像不明白。

這時她朗若曙星的眼光，似乎已經歷歷的看出我心中的癥結。便問說：「在你未生之前，世界上有你沒有？在你既死之後，世界上有你沒有？」我這時真不明白了，過了一會，忽然靈光一閃，覺得心下光明朗澈，歡欣鼓舞的說：『有，有，無論生前，是死後，我還是我，「生」和「死」不過都是「無限之生的界線」就是了。』

她微笑說：『你明白了，我再問你，什麼叫着「無限之生」？』我說：『「無限之生」就是天國，就是極樂世界。』她說：『這光明神聖的地方，是發現在你生前呢？還是發現在你死後呢？』我說：『既然生前死後都是有我，這天國和極樂世界，就說是現在也有，也可以的。』

她說：『爲什麼現在世界上，就沒有這樣的地方呢？』我彷彿應道：『既然我們和萬物都是結合的，到了完全結合的時候，便成了天國和極樂世界了，不過現在……』她止住了我的話，又說：『這樣說來，天國和極樂世界，不是超出世外的，是不是呢？』

我點了一點頭。

她停了一會，便說：『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我就是萬物，萬物就是太空：是
不可分析，不容分析的。這樣——人和人中間的愛，人和萬物，和太空中間的爱，是
曇花麼？是泡影麼？那些英雄，帝王，殺伐爭競的事業，自然是虛空的了。我們要奔
到那「完全結合」的那個事業，難道也是虛空的麼？去建設「完全結合」的事業的人，難
道從造物者看來，是如同小蟻微塵麼？』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只含着快樂信仰的珠
淚，抬頭望着她。

她慢慢的舉起手來，輕裾飄揚，那微妙的目光，悠揚着看我，琅琅的說：『萬全
的愛，無限的結合，是不分生——死——人——物的，無論什麼，都不能抑制摧殘
他，你去罷，——你去奔那「完全結合」的道路罷！』

這時她慢慢的飄了起來，似乎要乘風飛舉。我連忙拉住她的衣角說，『我往那裏
去呢？那條路在那裏呢？』她指着天邊說，『你迎着他走去罷。你看——光明來
了！』